新京报
2012年3月17日 星期六

苏珊·桑塔格(SusanSontag,1933—2004),美国著名女权主义者,小说家、评论家。

她天生好为人师;她想成为一种影响、一个范例和一个模范。她想提高别人的心智和鉴赏力,告诉人们他们不知道的东西。但是,教育他人是一种义务,那也会有一大堆乐趣。

《导师、缪斯和恶魔——
三十位作家谈影响他们一生的人》
(美)本尼迪克特 编
李美华 译
译林出版社
2012年2月

桑塔格的规则

【作者简介】

西格里德·努涅斯
(美国作家)

已出版五部小说,包括《上帝呼吸中的羽毛》和《给鲁娜》,有近作《她那种人的最后一个》。曾获罗马奖基金、柏林奖基金和怀廷作家奖。第六部小说《拯救城》于2010年出版。

□西格里德·努涅斯

这是我头一次去作家聚居地。我没有在我本该到的日子到达,已经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了。我担心迟到会招人嫌。可苏珊坚持说这也不是坏事。“用违规的方式开始总是好的。”对她来说,迟到就是一种规则。“我唯一怕迟到的是赶飞机或者看歌剧。”人们抱怨总是要等她时,她一点歉意都没有。“我想,如果他们不够聪明,不带些东西来读的话……”我自己对准时过分讲究,这会让她很恼火。有一天,我们出去吃午饭。我意识到回去上班要迟到了,于是从桌子边跳了起来。她却嘲笑道:“坐下!你不必准时出现在那。别那么奴性。”奴性是她最喜欢用的词之一。

有一次,我给她看我在写的一篇短文,里面出现了一只纸蜻蜓。“那是什么?你虚构的吗?”我开始描述蜻蜓的样子时,她打断我。“没关系。”那不重要;那很无聊。

无聊,像奴性一样,是她最喜欢用的词之一。另一个词是模范。还有肃。“看他们的书,你就知道他们有多严肃。”她指的不但是他们书架上的书,而且指数是怎么排列的。

“对女人来说更难,”她承认。那意思是说:要严肃,自己要把自己当回事,也要让别人把她当回事。还是个孩子的时候,她就下定决心了。让性别挡她的道?你这辈子也休想!可大多数女人还是比较胆小。大多数女人都害怕坚持自己的权利,害怕看上去太聪明,太有野心,太自信。她们害怕自己不像淑女。她们不想被看成是这样的人:硬心肠,或是冷漠,或是以自我为中心,或是傲慢。她们害怕自己看上去很男性化。第一条规则就是:超越这所有的一切。

她天生就是个导师。你跟她住在一起,不可避免地就被她指导了,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事实。即使是只见过她一次的人,走的时候很可能都会带走一张阅读书单。她天生好为人师;她想成为一种影响、一个范例和一个模范。她想提高别人的心智和鉴赏力,告诉人们他们不知道的东西。但是,教育他人是一种义务,那也会有一大堆乐趣。

在美国尚健在的作家当中,除了哈德威克,她还崇拜唐纳德·巴塞尔姆、威廉·加斯、伦纳德·迈克尔斯和格雷斯佩利。但是在她看来,大部分的美国当代小说还不如许多美国当代电影让人有所助益。她认为,最后一部一流的美国小说是福克纳的《八月之光》(她尊重的一位作家,但并不喜欢)。当然,菲力普·罗斯和约翰·厄普代克都是好作家,但他们写的东西,她根本提不起热情来。后来她发现雷蒙德·卡佛对美国小说的影响也并不是件令人高兴的事。她说,这根本不是说她反对式微化。她只是无法对一个“写东西和说话一样”的作家感到兴奋激动。

像很多作家一样,她把教书等同于失败。还有,她从来就不想受雇于任何人。教书最糟糕的是,这是份工作,这是无法逃避的事实,而对她来说,做任何工作都是很丢脸的。另一方面,她还发现从图书馆借书而不是自己买也是很丢脸的。不打车却去坐公共交通也是非常非常丢脸的。女主角主义?她似乎认为,任何有自尊心的人都会像她一样能够理解,会有同样的感觉。

(摘自《导师、缪斯和恶魔——三十位作家谈影响他们的一生的人》一书)

由巧克力引发的战争

《巧克力战争》
(美)罗伯特·科米尔 著
刘雪成 译
译林出版社
2012年2月

□书评人 龚伟

《巧克力战争》一书是美国作家罗伯特·科米尔的成名作,首版于1974年,并于1988年被搬上大银幕,据说灵感来源于他儿子彼得拒绝义卖巧克力的真实事迹。因为争议性的主题使然,《巧克力战争》自出版以来数十年如一日的位列禁书榜单,作者出版此书至去世的数十年期间,都没能等到这本书自禁书目录上被取消。

《巧克力战争》中描述的是,刚刚经历丧母之痛的杰里进入“三一”天主教学校学习,尽管孤独与痛苦让他饱受折磨,但十四岁的他依然对校园生活充满信心。结交新的朋友,试图加入橄榄球队,在街上打望美女,崭新的生活似乎在向他微笑着招手。殊料一场义卖巧克力的公益活动却让他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拥有400名学生的学校只有他一个人拒绝去卖巧克力,于是在转瞬之间,他成为了全校公敌。利昂修士代表的校方与阿奇为代表的“守夜会”同时对他施加压力,身陷旋涡中心的他该怎么办?

小说背景是虚构的“三一”天主教学校,以真诚信仰为办校宗旨的校园躯体里同时存在着伪善的教育体制、校园暴力团体与看似高出一阶的成人世界,三位一体的结构恰好与校名形成不可思议的巧合,因而不可避免的带有反讽的意味。如果说杰里是面向不公制度的挑战者与受害者,那么以利昂修士与阿奇组成的“制度”则是依赖与并融的存在,可想而知,借暴力与欺骗为基础的“制度”无疑是施展人性暴戾与奴性嘴脸的最佳场所,最终沦为他们满足私欲的工具,可笑的是,这样残缺不明的“制度”还自诩公平。因此,貌似普通的义卖巧克力成为验证“制度”合理与否以及人性复杂程度的试金石。无法让人忽视的是,小说中少年杰里唯一可以依仗的只有那句“自由”,当“自由”与“制度”发生碰撞时,会发生什么?真正的“自由”是否存在?犀利而直接的命题将小说的格调瞬间升华,并牢牢地将现实身处“制度”中的我们完全吸引住。

事实上十四的少年杰里俨然现实中我们的缩影,在作者罗伯特·科米尔的笔下,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。猝不及防的战争到来时,他措手不及,只能在保护自我与坚持自我的困境中陷入纠结,疏离与孤独如影随形,试图追寻的美好生活最终成为泡影,这是让人欲哭无泪的处境。当别的学生面对义卖巧克力时都说“要”,他却坚持说“不要”,无疑是对禁忌的反抗,以微弱的力量去抵抗不道德与邪恶的约定俗成,源自坚持真我的决定是试图对个人命运的把握。那么以学校和“守夜会”为代表的团体则沦为暴戾强权的一方,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,试图迫使有独力意志的人放弃思维,直至沦为邪恶制度下的牺牲品。对立还是妥协的选择,诚如莎士比亚于《哈姆雷特》中“生存还是死亡”之再现,种种内心的挣扎让你感觉到这场战争永无止境。

小说里所有人物的行为举止、价值判断以及彼此的接触,往往看见作者透过作品对于现实社会与真实人生富有判断力的见解。正是因为这令人失望的世界与制度真实存在,才有可能将其改良。无言的结局总是包含着某种真诚的期待,犹如信徒们期待耶稣降临。因此,希望之火永存、拥有独立的判断或许才是作者核心观点。最后,尽管巧克力战争在看似悲剧中暂时告一段落,但其实抵抗并没有终结,付出惨痛代价之后的杰里终于读懂了被现实逆境狙击的青春,这何尝不是一种人生收获?可以说,残酷阴暗的现实让他理解到生活中总是存在无法避免的种种困境,哪怕现实并非想象中那般美好。因此,巧克力战争其实就是一场残酷的成人礼,赋予杰里宝贵的人生经验,譬如,拥有从失败中恢复过来的勇气与智慧。掷地有声的那句“敢不敢撼动这宇宙”的发问不但是对杰里的考验,亦可被视为作者向读者提出的挑战。

责编 于丽丽 图编 谢家燕 美编 倪萍 责校 何燕